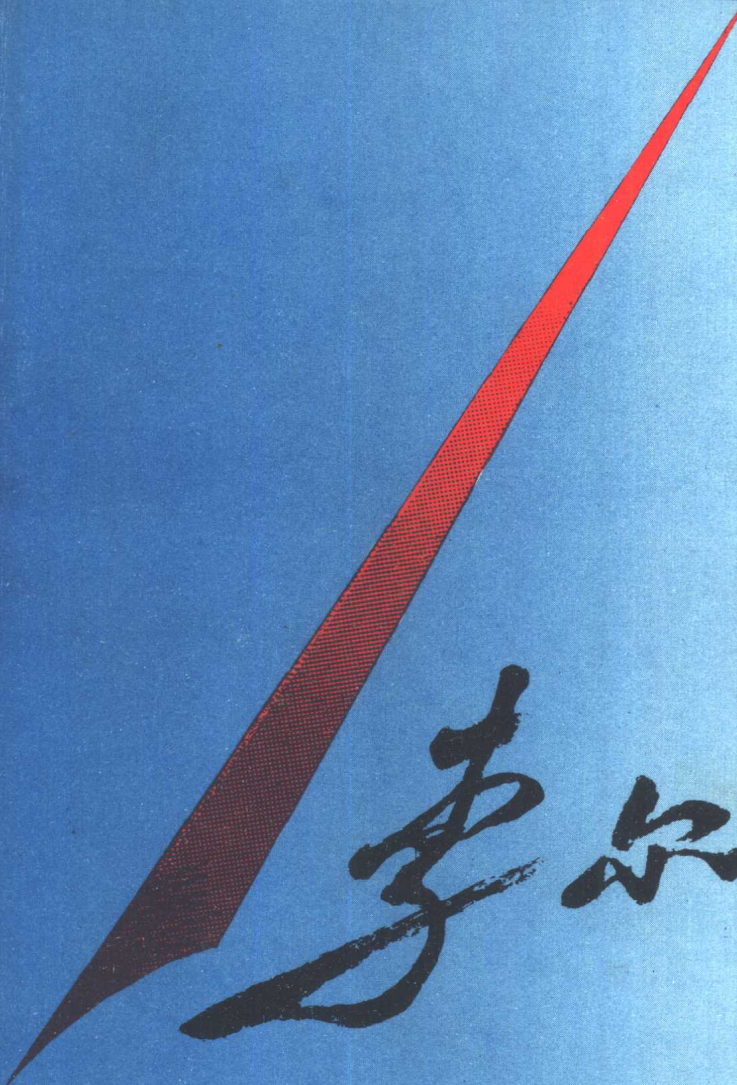


新战争与和平

第二部



李尔金

武汉出版社

新战争与和平

李尔重 著

新战争与和平（第二部）

李尔重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5.75 2插页 字数：540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1000 定价：10.30元

ISBN 7—5430—0175—6 / I·21

目 录

- 一 塞上风云..... (1)
 - 二 星火燎原..... (267)
 - 三 何梅协定..... (670)
-

一 塞 上 风 云

〈一〉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一副万斤重担落在了他的双肩之上。

张家口已是塞上高地，春来得迟。五月，杨树才发出新叶，桃花才用红艳艳的脸色迎人。春到了，但还不是百花盛开时节。塞上的冻土还没有化透，百花要到八月才在塞上斗妍争奇。五月的时候，除了几树桃花，只有几株早开的野百合花之类，在山坡上顶着强劲的北风，为人报春。

冯玉祥的司令部设在张家口市外的东土沟新村。

在几间旧瓦房里，安了一张五屉桌。这便是冯玉祥的办公地点。

宣布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后，冯玉祥明确了部队的编制，对各建制的负责人作了分工。这时，集结到这

里的人马，已达六万之众。这支队伍，除了支应遯从汾阳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彭政国的一个团和方振武从山西介休带来的几千人受过军事训练，素质较高外，其余的多数是热心抗日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临时聚合到一起的。这些人需要训练、需要饷械。察哈尔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地方，一下子养这多人是个困难。蒋介石、何应钦是不支持的，他们和日本人一样仇视这支新的抗日队伍，不但不发饷，而且还不断地找麻烦。

同盟军一成立，就处在蒋介石与日本人双重压力的夹缝之中。

冯玉祥练习写字之后，很喜欢泰山经石峪留下的《金刚经》的大字隶书。那些字径可盈尺，字体端庄，笔力遒劲。学起来很费功夫。冯玉祥把这些字拓下来了，练了很久，自认为不成功。他又重新写他早已喜欢着的《华山碑》。《华山碑》的隶书是负有盛名：庄严而不拘执，秀丽而不轻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精品。冯玉祥每到心绪纷乱时，就书写《华山碑》。写过一个钟头，便觉着心清气顺，大有祛烦理气之妙。

说也奇怪，今天这个药不灵了。

他丢下了笔，穿着一身灰布军衣，走出了院门。卫士们跟在他的后面。冯玉祥走进了旷野，登上了山丘，不停脚地往前走。一丛树开着吊钟样的小红花，站在他的脚下。他忽然站住了。

他用手杖（其实是一根栎木棍子）去拨那丛小红花，手杖头将要接触到那花时，握着手杖的手又缩回来了。他蹲下去，端详着小红花的黄色的丝状花蕊，嫩嫩的娇艳的花瓣。

卫士们跟上来，不知道总司令为什么对小红花有这么高的兴致。冯玉祥抬起了笑脸看着围着他的卫士们。

“你们看！这小红花好看不？”冯玉祥问。

“好看！”卫士们答。

“怎么好看？”

“……”卫士们答不上来。

“它象我们祖国江山一样好看。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处都开遍了鲜花，到处都是锦绣。可惜的是：好些地方如今被日寇铁蹄给践踏得不成样子了。不把日本打走行么？”

“不打不行！”

“对了！你们看小红花听说咱们要打日本，帮咱们吹起了喇叭”。

“小红花，

小红花，

朵朵红花像喇叭。

吹起喇叭打日本，

打日本来吹喇叭。”

冯玉祥挥动着手杖，象个小孩似地作了诗。卫士们哈哈地笑了。冯玉祥看了看卫士们的高兴劲，沉静下来，说道：“你看！我本来是出来散散步，松松脑筋的，怎么作起诗来啦。走吧，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散步吧。”

他们顺着山间小路，曲曲折折地往前走，绕过了一个山包，忽见前面平地上人声呐喊，山头上刀光闪闪。冯玉祥停步一看，知道这是在搞军事演习。他的兴趣来了，迈开大步，

直奔前方。只见一人袒臂挺胸，跃马扬鞭，带着几个骑兵卫士飞驰过来。冯玉祥一下子便认出了吉大胆！

“去！把他给我叫来！”

卫士们听了冯玉祥的命令，连跑带喊地把吉鸿昌叫过来。吉鸿昌浑身冒汗，手提大刀，站到冯玉祥面前。

“好汉不减当年勇！”冯玉祥说：“怎么光见大刀片，连机枪掩护也没有？”

“总司令！我这支队伍才成立，除了几条步枪，其余都是大刀片。何应钦的仓库里有机枪，也有炮，就是不给咱们。”

“不说那个，说也没用……”

“九·一八”以来的往事，忽地一齐涌到了眼前。“九·一八”后，冯玉祥就发出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御侮，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又发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十三项主张。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组织全国国民救国会共赴国难，组织国防委员会武力收复失地，抚恤抗日阵亡官兵等三个提案。淞沪抗战紧急时，他要求蒋介石出兵十万援助十九路军，蒋介石坐观十九路军孤军浴血，最后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失望之极，无可奈何，冯玉祥退隐泰山。这时，汪精卫又当了行政院长。他想用一个内政部长的官职拉冯玉祥去南京做官，冯玉祥没上钩。之后，又托人用两万块钱去收买他，也遭拒绝。……冯玉祥对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无所指望了。他认为只有靠自己起来抗日，但自己势单力薄，有勇无财，眼前步步都横着困难。

“咱们是小本买卖，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事情，有多少力量，抗多少日。”吉鸿昌说。

“这个决心，我是下定了。总还是多搞点力量，多有点结果。”冯玉祥说。

这时，支应遴、方振武等人也来了。冯玉祥看着他们笑了。

“世五（吉鸿昌的号）说的还是唯利是图。南京那汪精卫先生跟我说的可不是这个！”

“他说什么？”方振武问。

“他说，他对国事唯利是观，凡事要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冯玉祥看了看方振武、吉鸿昌、支应遴：“你们知道什么是唯利是观么？乍一听，我也不懂，汪先生特别给我做了注解。他说，我说的利不是力量的力，而是利益的利。看来他的学问不小，他懂得趋利避害，找便宜占。所以，日本人从东打来，他就向西跑，从北打来，他就向南跑……”

“这哪里是趋利避害，这是婊子政策。”吉鸿昌来得快。

“你还是这样粗野。不过，你说到他的病根上了。只要有官可做，我看他是敢当洪承畴的。”冯玉祥看了看大家不快活的样子，把话头转了：“我们不必议论他们了。咱们既然树起了抗日的旗子，就要想办法抗好。要抗好，就要先从我这个总司令做起。好汉还要众人帮，你们要先给我提提意见。”

其实，吉鸿昌、支应遴、宋哲元、韩复榘、张自忠、冯治安等老西北军，在冯玉祥的手下，有的被撤过职，有的挨过军棍。他们在冯玉祥面前，都象是家长面前的子弟，处处要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就连给冯玉祥打电话时，也要站好立

正的姿势。今天，冯玉祥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们来说是颇为新鲜的。几个人张大了眼睛，谁也说不出话来。

“不错，我对你们也曾用过粗野的办法，过去我不觉得那是过错。如今，我已年过五十，到了‘知命之年’，我才慢慢懂得凡事要顺理才能成章。今天，咱们要合伙担抗日大业。这里头道理很多，我要研究，咱们大家要共同研究。在战场上要出力，在后方要多出主意。世五，你是个直人，先说句直话吧！”

吉鸿昌这个人出身于一个贫穷无告的家庭。他从当兵一直当到一省的主席，身经百战，的确是一位敢说敢干的硬汉子。这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受过党的许多教育，是一个有了政治头脑的军人。他看得出：冯玉祥也跟自己一样，担心力量小，打不败日本。

“总司令！抗日，要靠咱们领头干。但我们不是三头六臂，再有本事也是有限的。众人是圣人，要办法，咱们还要多听听兵的意见，多听听百姓的意见。不是爱民如子，应是爱民如父母。只要兵民跟我们同心协力，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冯玉祥说。

支应遴是个有点文化的人。他懂得“攻心为上”，做到心服口服，才是真正的团结；表面上的毕恭毕敬，往往是虚伪的装饰。西北军里这种情况是有的。比如有一次冯玉祥从泰山给济南韩复榘打电话。由于韩复榘独霸山东之后，认为冯玉祥的思想太“左”，其左右多是共产党，对冯玉祥的作为并不满意，所以他一接电话，本来知道是冯玉祥打来的，却

故意装着不知，大声地骂道：“哪个浑蛋打的电话！”冯玉祥说：“我是冯玉祥！”韩复榘马上改口：“总司令！我浑蛋！我给您跪下了！”支应遴看得清清楚楚，韩复榘在弄虚做假。除了韩复榘外，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当然有，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总司令，我提个意见。古语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表面上的忠诚，往往掩盖了奸诈。咱们西北军有个不好的习惯：下级对上级，一见面就是站得端，瞪大眼，可嗓子喊，表示对上级长官的尊敬。其实，越是狡猾的油子，越会干这一套，真正老实的人往往不会干这一套。我们要是把前一种人当成可靠的好人，往往会上当。总司令您不是也吃过这个亏么？”

“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吉鸿昌接了一句，“一九三〇年联合倒蒋时，多少人献殷勤？如今总司令虎落平阳，又有多少人来跟你同甘共苦呢？”

一句话刺痛了冯玉祥的心。曾经是联合盟友的阎锡山，已是自求发展去了；韩复榘表面上恭顺，实际上自干一套了；宋哲元比韩复榘好一点，也不肯拿出实力来支持抗日同盟军；来到张家口的一伙将领，看来是忠心的，但其中也还是有些在看风色，手中有钱，也不肯拿出来为同盟军解困扶危。想起这些，冯玉祥有些伤感。但，他不愿意在下级面前露出真情，故作镇静地说：

“你们的意见都是好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只有总结经验，以诚相见，团结一心，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今天的一次谈话，开了个头，以后，咱们

就要这样做下去，丢掉坏的，发扬好的。眼前，要抓紧练兵，激励士气。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弄到武器。”他停了停，把脸对着吉鸿昌：“你不是说去买武器了么？能买到么？”

吉鸿昌把家产拿出来，到捷克去买枪。虽然才弄到二百支步枪和十挺轻机关枪，但对当时的同盟军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只要有钱，外国人还是愿意卖武器给我们的。我买的那一批枪，已经到了天津口岸，不久就可以运到这里。”吉鸿昌说。

“买枪难，运来也不容易。世五，你可不要以为万事大吉了呀！”支应遴说。

“是呀！中国人当中有吃里扒外的，外国人更是难打交道。这点武器，千万不要落到日本人手里，更不要落到何应钦手里。你要派最可靠而精明强干的人去接运！”冯玉祥恳切地望着吉鸿昌。

“我已经做了安排！”吉鸿昌说。

〈二〉

吉鸿昌听了冯玉祥的意见，一路走一路想：从天津买枪运枪的事，还要再做一次妥善安排。他认为侄子吉星文和部下徐继福都是靠得住的，但又怕在路上出了意外他们俩应付不好。

他想着，一时想不出个主意。

北路军指挥部设在城外一个村子里，部队却没有住到老百姓家里，住到了帆布帐篷里。这些帐篷都是二十九军丢下来的旧帐篷，多数是大窟窿小眼睛长满了的。战士们把茅草和玉米秸铺在地下，把身上的棉衣和一些军毯当被窝，天天囫圇格儿地睡在帐篷里。每个帐篷的门前，都挂了一副对联：

上联：必戒烟酒必戒嫖赌

下联：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横披：誓抗日到底

帐篷里头都收拾得很干净。枪枝整齐地排列在临时做的枪架上，水壶、挂包整齐地挂在帐篷的一边。

帐篷的外头扫得干干净净。积雪被推开了，做成一排排的大雪人。每个雪人的身上都画了个靶心，靶心下边挂着一张标语：“瞄准敌人狠狠地打”。

吉鸿昌走了几个帐篷看了看，觉着很满意。他继续向前，看到一群女学生住的帐篷。他知道这是平津来的响应抗战的学生。男的都跟士兵们编到一起去了。女的单独编在一起，也受军事训练，还受救护训练，同时担任宣传任务。当吉鸿昌迈进她们帐篷时，女孩子们一起立正，喊了一声：

“欢迎总指挥视察！”

“稍息！”吉鸿昌把大家解放出来。“冷不冷？受得了么？”

“不冷，冻死也不住民房！”学生们喊。

“好样的！……”

吉鸿昌看见了帐篷的北壁破了几个大窟窿，虽然用柴草堵上了，北风带着冰渣还是往帐篷里灌。吉鸿昌背对着窟窿

站了一会，冷风透过他的棉衣，扎得骨头疼。

“你们的连长是谁？营长是谁？”

“我知道！”

一个穿着一件灰布旧军衣的小兵说话了。吉鸿昌打量着这个孩子：棉军衣在他身上显得特长，下襟将要盖到膝盖上，腿上的棉裤卷起了半截，没有办法打绑腿了。身子的上下是一副邋遢相，两只眼睛却是很灵光的。吉鸿昌觉得这孩子可笑又可爱。

“你也来当兵？”

“我哥哥说叫我长大点赶快当兵打日本！”

“你哥哥在哪里？”

“我哥哥到热河打日本去了，好几个月啦，也没个音信。爹妈总是念叨他！”

“你哥哥是义勇军？”

“嗯，大概是的！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军头！”

“你扛得动枪么？”

“扛得动，就是沉点。所以营长叫我提茶壶，当了一名勤务兵。”

“去！请你们营长和连长来！”

这个勤务兵是刘本生的弟弟三秀。自从中国军队从长城撤下来，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张学良就出国了，华北的事归何应钦和黄郛管起来了。于是以曾扩情为首的一帮人把华北各地各机关的国民党部组织起来了；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也来了；戴笠的特务组织也扩大了。日本人的进攻表面上暂时停止了，国民党镇压抗日的力量却增强了。今天这个失

踪，明天那个被捕，闹得平津鸡犬不宁。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也不能正常工作了，王化一也不能照常办公了。三秀再跟着他也就不方便，没法子，他便来投了抗日同盟军。

三秀把营长和三个连长都请来了。吉鸿昌没开口，他们也不知道叫他们来干什么。吉鸿昌向他们招了招手，要他们贴着他的身子排好，喊了一声：“立正。”吉鸿昌和他们四个人都按着立正姿势站定。

女学生们和三秀呆呆地看着吉鸿昌把脸绷得紧紧的，看着营长和连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谁也不敢出声。这样站了有十分钟，吉鸿昌小声地说：“稍息”。营长和连长不由自主地摸着被冷风吹疼了的腰腿。吉鸿昌对他们笑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请你们来么？”

“报告长官，不知道。”营长连长说。

“风吹得冷不冷？”

“报告长官，冷！”

“我要你们站在风口十分钟，就是处罚你们，连我在内，也受一次处罚！你们说该不该？”

“报告长官，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把帐篷的窟窿补好！”

“这就对了。你们冻死也不住民宅的精神好，我奖励你们，可你们和我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不关心下边的苦死，~~就该惩罚，你们服不服？”

“报告长官，心服口服。”

“好啦，把没办好的都办好！”

“是!”

三秀和女学生们怀着奇异的心情，目送着总指挥的高大身影渐渐远去。

吉鸿昌刚要走进指挥部的门口时，看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讨饭女人。大概是因为长期饥饿的折磨，她将要耗尽最后的一点生命，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

吉鸿昌蹲下身去喊“大娘，你醒醒!”她把合着的眼皮微微地撑了一下，又合上了。吉鸿昌回头找身后的卫士，卫士不见了。正当他要喊叫“来人”时，卫士从院里拿出来一个凉馒头，蹲到老人家身边，把馒头送到她的嘴边。

“大娘，你吃点吧！解解饿吧！”卫士叫着。

吉鸿昌看到老人家张开嘴贪婪地就要吃那个冷馒头，急骤地向前一扑，把卫士拨到一边，把馒头夺到自己手里。那个老人蠕动着嘴唇，显着极大的失望。卫士莫名其妙地看着总指挥的举动。

“她已经是饿了多少天的人啦！肠子肚子都刮得成了一层纸，还能经得起吃这样的硬东西么？”

“那……？”

“快，把她背到屋里去，煮碗稀粥吃。”

卫士背着老大娘在前边走，吉鸿昌跟着，还在不断地批评着：

“看着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光办糊涂事呢！”

两个人在后边叫了一声“先生”。吉鸿昌回过头一看：一个年轻点的，穿着一身破旧的灰布军装，又精神又沉着，可以看得出他是个学生，也可以看得出他已不是未经风霜的幼

树了。这个人，吉鸿昌心里肯定：“我不认识他”。另一个年长的高个子，平静谦和，淡泊之中蕴含着摸不透的智慧。这个人，看来面熟，吉鸿昌却想不起他是谁。

“世五兄，久违了！一向可好？”

听着这样呼唤，吉鸿昌才想起这迎面来的是宣侠夫。吉鸿昌入党之后，在麻城宋埠组织起义失败了。苏区派人把他送到上海，宣侠夫常常跟他接头，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战友。

“呀，侠夫！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同一股子风，把你吹到了这里，之后，把我也吹到了这里！”宣侠夫说。

“你不走了吧？就留在这里吧！”吉鸿昌期待地说。

“这由组织决定，要留就留，要走就走！”

“不！我一定要向组织建议，把你留下。你知道，我的脑袋是石头钻的，你的脑袋是花线绣的。我跟你在一起，心里总是豁亮的。眼下我正在着急呢！”

“我都看见了。一着急就熊人，你看把你的马弁熊得象面条似的。还是老脾气。”

把老大娘安顿了的卫士听宣侠夫替他批评了吉鸿昌，笑嘻嘻地说：

“别看总指挥厉害，对弟兄可是心换心的，谁都把他当家长看。请屋里喝水吧！”

在土炕沿上，吉鸿昌坐在一头，宣侠夫跟他带来的那个人坐在一头。因为吉鸿昌还没闹清那个年轻人的姓名，总是盯着看他。宣侠夫从见到吉鸿昌那一刻起，就看出了他心里有事，躁性未改。